



### 借錢

這天早晨,老王在豪華別墅里和老婆聊到借錢的事。老王拍着胸脯說:“憑我的人品,借三十萬就是一句話的事!”

老婆笑他吹牛,於是老王掏出手機開始借錢:“喂,老張啊,我是老王!跟你說個事,看你方便不?”

“有啥方便不方便的?兄弟我只要能做到的就絕對做到。請講!”

“最近有點事兒,想向你借十萬塊錢。”

“有點事兒?”老張遲疑了一下,“你稍等,我問一下你嫂子,馬上給你回電話。”說完,老張挂了電話。

“你看我說借錢難吧。”老婆笑着對老王說。

“我們稍等一下,老張肯定會借錢給我

的。”老王一臉自信。

果然,十分鐘後,老張來電話了,說下午就送錢過來。

老王朝老婆得意地笑了笑,又撥起了電話:“喂,老李啊,我是老王!想跟你借十萬塊錢,行吧?”

“十萬塊?”老李嘟囔了一下,“應該沒問題。我跟你嫂子說一下。一會兒回電話。”

果然,五分鐘後,老李來電話了,說下午就送錢過來。

老王又繼續撥電話:“喂,老趙啊,我是老王!能否借十萬塊錢用一下?”

“沒問題。不過我得跟你嫂子說一下。你稍等,馬上回電話。”

三分鐘後,老趙就來電話說,下午就送錢給老王。

老王聳聳肩說:“老婆,我說的沒錯吧?就是一句話的事兒!”

老婆佩服不已。

就在這時,老王的手機響了。老王一看是房產局的老鄭,連忙接起問道:“老鄭啊,有事嗎?”

“也沒啥事。就是剛纔老張、老李和老趙分別打電話詢問你名下有幾套房子,我查了一下,如實說了……”

作者管福泉:南京市浦口區 29中分校

### 營養

老婆最近害喜,得給她加強營養。可連續找工作碰壁,兜里的錢已所剩無幾。老黃咬咬牙,決定去鄉下買點土雞蛋。

老黃騎上破“飛鴿”,沿着鄉間小路循味搜索養雞戶,晃悠了一陣子,他停在一戶農捨前。

“找誰?”院里的老婆婆警惕地問。

老黃忙說:“有土雞蛋沒,老姨?”

“有,你要多少?”

“五斤吧!”

老婆婆扶着牆角站起身,回到屋里。“怕沒那麼多,有多少算多少吧?”

“行!”老黃說着,跟老婆婆進了屋。老婆婆俯身從床下拖出一只裝滿黃豆的大籬籬,手伸進去一摸,掏出兩只雪白的雞蛋。

“為啥埋黃豆里?”

“耐攔,不怕壞!”

老黃的眼睛就瞪得老圓。他隨手拿起一枚細看,雞蛋個頭不大,表皮粗糙,用手搖搖,感覺不



到晃蕩,老黃很是滿意。

老婆婆把雞蛋全部裝進食品袋里,想了想,又挑回去幾個紅皮、綠皮的,稱了稱,足秤三斤半。老婆婆算了好一會,說:“一斤 12 塊,總共 42!”

“40 吧?”

“42,俺賣的就便宜!”

“那你找吧!”老黃拿出錢包,從中檢出一張百元鈔票。

老婆婆抖抖索索摸出零錢,老黃又問:“加個綠皮蛋行不?”

“不行哦,得給俺兒媳婦留着,吃了補血!”

“你兒媳怎么了?”

“癌,放療化療的也沒個好,唉!兒子掙錢不夠治病,老婆子拾掇一個是補貼!”

老黃一怔,連忙從錢包另抽張五十遞過去:“算了老姨,剛纔那張還我,剩餘的你別找了!”

晃悠悠走上半道,老黃停下車,摸出剛收回的那張百元鈔,用打火機點燃,怔怔的看着它燒成了一個小黑捲兒。“都不容易,這沒營養的事還真做不了,自己上當學乖吧!”

那是張假幣,老黃賣東西不小心收的。

作者秦利華:山西省陵川縣城建局

### 獵槍和美酒

那年,父親帶着年幼的我和一本殘破的《論語》,住進了荒無人煙的深山老林。

“子曰:君子周而不比,小人比而不周。”

“子曰:歲寒,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。”

每天,我的聲音踩着父親的聲音,在空曠的山谷里行走。莫名的恐懼,纏繞心頭。

父親拽緊我的手說:“望兒,別怕!朋友來了有美酒,豺狼來了有獵槍!”

我摸着父親那把老式單管獵槍,耳朵也像他一樣機警地豎起來。

那年夏天,父親用自釀的李子酒,招待兩個朋友。他們在山洞里大碗喝酒,徹夜長談。

那年初雪,柴門狗吠,一個大鬍子叔叔滿載風雪來了。父親和他緊緊擁抱,兩團白氣,緊緊擁抱在一起。

我在雪中玩耍,想着父親新釀的桂花酒,就要開喝了。可是,我沒有嗅到美酒的芬芳,卻聽到砰的一聲槍響。



我沖進山洞,看見父親斜靠在石壁上,右手握着那把老式獵槍,黑漆漆的槍口對着自己的胸口。殷紅的血花,越開越大。

“爸——”我哭喊着跑過去,噴火的眼睛射向大鬍子叔叔,“你——”

“望兒——”父親喉結滾動,艱難地吐出兩個字,“活着。”隨後頭一歪,槍啪地一聲掉在地上。

外面,腳步聲、呼喊聲,紛至沓來。

突然,大鬍子叔叔一把將我懷里的父親推開,隨即將獵槍交到我手里,又輕輕一拽,我的右腳就踩在父親的胸口上。就在這時,一群人蜂擁而至。

大鬍子叔叔大聲說:“張望劃清界線,親手殺了他的反革命父親……”

多年以後,父親的墓前,白髮蒼蒼的大鬍子叔叔捧着一張紙,哽咽地讀着平反決定。我默默地把一杯桂花釀,鄭重地敬給了大鬍子叔叔。

作者熊蓉蓉:湖北省作協會員。天門市作協副主席。已出版三部作品集。一百多萬字的文學作品散見于中外幾百家報刊雜誌。

### 離婚 (小小說)

女人第一次給他打電話時,是在她出走一年後的一個夜晚。女人說,咱們離婚吧。

男人平靜地說,行吧,你願支付五萬元的孩子撫養費嗎?

女人離家出走時,孩子還不滿兩個月。男人一直不明白:作為母親怎會捨得丟下襁褓中的親生骨肉呢?男人也曾四處尋找過女人,直到打探到她確切的消息。

女人一直很後悔,不該為了父母的心願而嫁給他。

又過了一年,女人第二次給男人打來電話:錢贖夠了,離婚吧。

男人依舊很平靜:這年頭什麼都在漲,撫養費也該漲一漲,十萬吧。

女人默默地挂了電話。回想着婚後的幾次爭吵以及孩子的那份診斷書。她不敢想象帶着這樣一個孩子該怎樣生活。咬緊嘴唇撥通了娘家妹妹的電話……她想若再等一年可能會漲到二十萬或更高。

男人到達民政局時,女人已背着一個帆布包靜靜的坐在椅子上。憔悴的男人顫抖着手掏出兩本紅色的結婚證,女人拿出早已打印的離婚協議書。

“小兒唐氏綜合症?”工作人員看了一遍協

議書抬起頭問:“你們的孩子?”

男人點點頭。女人將頭扭向窗外。

“一個唐氏患兒這點撫養費怎麼夠呢?”工作人員像是在自言自語。

女人哆嗦一下,拿起筆在協議書上端加上一條:女方願終生盡其所能提供撫養費用。

男人說:“辦了吧。”

女人將帆布袋遞給男人。

男人伸手擋住女人的帆布袋:“我從未打算要你的錢,只是想讓你記住,你曾經還有一個親生的智障兒子。”

女人低下頭。

男人把離婚證裝進兜里。隨後又將那一紙協議書,撕成了碎片。

作者楊寶江:湖北省隨州市經濟開發望城崗四組



### 《續愛》

早上開往法國的第一班飛機起飛了。李仕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襟,摟了摟懷里的雅子說道:“雅子,馬上就要到普羅旺斯了。我們就在那里舉行婚禮,你高興嗎?”

雅子是他大學時的女朋友,又聰明又漂亮,追她的人可多了,可她只愛李仕一個。那時李仕就已經是學校里出名的才子了。從那時起,雅子便開始憧憬他們將來的婚禮了,她會穿着美麗的婚紗和他在浪漫的普羅旺斯一起走進婚禮的殿堂。那時,李仕抱着身邊的雅子說:“等我們畢業,我的事業成功了,我一定會帶你去普羅旺斯,為你舉辦最豪華的婚禮,讓你成為

最美的新娘。”

又是一年情人節,已經畢業了五年的雅子一個人坐在剛買的新居里,一個人對樓下張望,等待李仕回來。這里是城中心最好的地段,李仕果然沒有讓他失望,畢業短短幾年,他已經在這里有了自己的公司和住房。昨天他說過等他回來,明天就陪她一起去挑選傢具準備婚禮。正一個人思索着,突然接到電話。

“雅子,公司這邊出了點狀況,我估計得外出一段時間,婚禮的事過段時間吧!你一個人在家注意安全……”

飛機上的李仕看着窗外的白雲,摸了摸自己衣服上的線迹。他記得這是那次要去開會,可衣服偏偏被劃破了,雅子整夜沒睡一針一線補好的。雅子出車禍的那天,他正巧在公司開會,手機關機。等他趕到醫院時,一切都已為時已晚。

此時,李仕撫摸着懷里的骨灰瓷瓶,眼眶突然濕潤了。“雅子,我們的婚禮馬上就快開始了,你還願意嫁給我嗎……”

作者李瑞志:19歲,武漢工程科技學院大三學生,全國高校文聯會員,江夏區作家協會會員,獲得等各類文學獎項數十餘次。並在多家報刊發表文章一百多篇,並入選多本文學合集。

### 微篇小說《怕老婆》

南屏山煤礦採煤區職工張四人高馬大,大胳膊、大腿、大嗓門,是一名退伍軍人,武警,三五個人不能近其身。張四卻有一個致命的弱點:怕老婆。

張四的妻子李柳身高一米五五左右,身單力薄,面貌娟俏。說起話來輕聲細語,五米之外就無法聽見。就這樣一位柔弱女子,張四見了連大氣都不敢哈。

十年前,張四剛剛結婚三個月。那天,他在井下違章爬大煤車,被礦安監員發現,報了嚴重“三違”。礦上通知張四和妻子一起去安監處學習。

在安監處會議室里,李柳走到張四面前,猛然抬起右手,朝着張四的臉左右開弓,疼得張四嗷嗷叫。

李柳惡狠狠地對張四說:“下次再違章,再

讓我到礦上參加三違學習班,我打斷你的狗腿,砍斷你的狗爪子,挖了你的狗眼!”

妻子的狠話讓張四噤若寒蟬,不寒而慄。從那以後,張四落下心病。妻子一瞪眼,他兩腿就哆嗦。張四再也不敢違章了。

張四遭妻子毒打後,竟然一連十年被礦上評為安全生產先進個人。他妻子也被評為“安全賢內助”。

礦黨委宣傳部決定採訪張四、李柳夫妻倆,以便把他們抓安全的先進經驗向全礦職工推廣。

那天,當礦電視台的攝像機對着張四時,宣傳干事問張四:“十年中沒發生一起違章行爲,沒發生一起破皮傷,你是咋做的?”

張四紅着臉說:“怕老婆!”

作者蔡進步:安徽省作家協會會員、當代微篇小說作家協會副主席、先後在多家中外報刊發表微篇小說四百餘篇。

### 娘的心思

娘住院的日子里,梅子累得夠嗆,單位、家里、醫院往來奔波,身心俱疲。

娘倆聊天的時候,梅子難免跟母親抱怨,說哥哥光顧了掙錢,也不抽空來陪幾天,着急的時候捎帶連嫂也會埋怨幾句。娘就靜靜地聽,微微的笑,柔柔的看着她。娘不說兒子一點兒壞。

弟弟來看娘,進門放下營養品,怯怯的看娘兩眼,簡單問候幾句,匆匆離去。他不敢跟梅子說話,梅子也懶得理他。關上門,娘就說:“你怎么不跟你弟弟說話?你是姐,怎么不依不饒的,又不怪他!”梅子就不高興,沖娘嚷嚷:“看你慣的,都成家的人了,還像個小孩一樣,要不是爲了他那寵物狗,你能受傷嗎?這倒好,自己的狗狗都讓娘給喂,還買什麼狗糧貓食的,都沒見他給你

買過啥東西!”娘就不言語了,沉默良久,道:“看你累的,要不就回去吧,這里有醫生護士,你每天過來轉一圈就成。”梅子就不敢再多話。

梅子覺得娘太寬容,娘原來不是這樣的,兄妹們從小長大,娘的管教是很有章法的,是什麼時候變的呢?爹去世以後?好像是,梅子吃不准,爲什麼變成這樣,梅子也不知道。

出院了,梅子把娘接到自己家里,娘腿傷初愈,還需要有人照顧,不過總算好過住醫院。騰出了時間,梅子趕



忙把兒子彤彤接回來,三歲的小彤彤這陣子一直住在奶奶家,見到母親和姥姥,很是親呢,梅子就給他講:“彤彤乖,別淘氣,姥姥腿還沒好利索,在家要聽姥姥話,好嗎?”彤彤就點點頭。梅子又講:“別老玩水,看把自己弄得臟兮兮的!”彤彤就笑:“媽,我把你的手機洗了,你看!”啊?梅子哭笑不得,看着水淋淋的手機,真恨不得撲兒子幾下,可把手高高舉起,又軟軟的放下來。

娘就笑她:“終究是當媽了。”

娘就跟梅子聊心

思,說你哥還在市里,獨自經營小飯館,不像你們有穩定的工作,這年頭掙錢多不容易!我僅僅摔傷了腿而已,讓他來回跑,不划算!年前你哥怕我孤獨,買了看戲機給我,那個理療機,幾千塊錢呢,也是你哥買給我的,你說,你哥心里沒娘嗎?

你弟弟就是貪玩點,誰讓家里他最小呢?他抱回來的那只小狗狗,娘挺喜歡的,晚上一個人在家,有了它,是個伴,就不那麼孤單。這次也是娘的不是,小狗狗跑到院子外,娘怕給人抱走了,就急急去攆,唉,老嘍!看你弟弟嚇的,這次住院的錢都是他出的吧?

這些天也把你給累,娘都知道,你們都是娘的好孩子,你爹走了,娘心里就盼着你們兄妹三個相互體諒,別有什麼意見。

作者秦利華:山西省陵川縣崇文鎮過境路四季梅巷